

山川典第二百七十六卷

江部雜錄

詩經周南喬木章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註方梓也

小雅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註

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

焦氏易林需之豫冬無藏冰春江不通陰流爲賊國被其殃

同人之既濟漏泉滑滑流行不絕

汙爲江海敗毀邑里

謙之豫江河淮海天之奧區衆利所聚可以饒有

隨之未濟江海變

服淫洎無測

蠱之蠱紡生江淮一轉爲百周流四浸無有難惡

臨之萃臯游江海役行干

里以爲死亡復見空桑長生樂鄉

噬嗑之大畜臯游江湖甘樂其餌既不近人雖驚不駭

无妄之震臯池水溢高陸爲海江河橫流魚鼈成市千里無檣爲鳳游行

大畜之訟江淮易服

元黃朱飾靈公夏徵哀禍無極高位崩顛失其寵室

恆之蠱江陰水側舟楫破乏狐不得南豹

無以北

遯之巽江水沲汜思附君子伯仲處市不我肯顧

益之泰江漢上游政逆民憂陰

伐其陽雄者受殃

益之震龜厭江海陸行不止自今枯槁失其都市憂悔咎生

渙之需江

古今圖書集成
有寶珠海多大魚亟行疾去不可得財

春秋元命苞牛女爲江湖江湖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氣適急

春秋運斗樞瑤光散而爲鹿江淮不祠則瑤光不明羣生鹿 瑤光得則江吐大貝

老子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無不受也苟有所逆衆流不至者多矣

左傳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家語夫江始出于岷山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
管子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

晏子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

文子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 江海無爲以成其大窵下以成其廣 乘舟楫者不游

而濟江海 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流而壅之

以手

列子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莊子魚相忘于江湖

墨子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流

戰國策黃鵠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

史記世家廣陵王策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
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

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江而三目孔安國云左合漢爲北
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又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峽山中江所出東注大江岷山北江
所出東注大江其源皆在蜀也又沈懷遠南越志曰廣信江始安江鬱林江亦爲三江在越

賈誼傳誼上疏陳政事略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韓詩外傳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于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
其至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

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

淮南子俶真訓魚相忘于江湖

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于江浮之于海

萬物紛紛孰非其有

精神訓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滂之家決滂而注之江滂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滂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主術訓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

齊俗訓六驥驪駃騠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也

汜論訓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

說山訓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

人間訓江水之始出于岷山也可褰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航不能濟也

秦族訓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潯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

鹽鐵論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

說苑寧戚對齊桓公曰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 游江海者託于船

博雅江神謂之奇相

博物志楚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

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

道路涉駭于河以處也

橘渡江北化爲枳今之江東甚有枳橘

抱朴子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

江河始于咫尺

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于江海

鹽鐵論文學曰行遠者假于車濟江者因于舟

潯陽記稽亭北瞰大江南望高嶽淹留遠客因以爲名焉

述異記吳江中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

宜都記自西陵泝江而北行三十里入峽山行周圍隱映如絕復通高山重障非至亭午夜半不見

日月也 西陵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人自山南上至其巔巔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船如鳬鴈矣

杜預益州記二流者郾江流江也

陳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

峽程記三峽連山七百里略無斷處自非亭午不見日月水經云杜宇所鑿以通江水 峽乃三

峽之門兩崖並峙中貫一江灩澦當其口真天險也 灩澦堆乃積石所成江心突兀而出水經

所載白帝城西有孤石冬月石出二十餘丈夏卽沒世俗相傳灩澦大如象瞿唐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是也 六月下瞿唐水高于堆不知其幾至峽口則水洶湧逆流舟人相顧失色

瞿唐水漲一瀉千里故太白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急流處有瀧有漩緩棹

隨漩乃得出不與水爭爭卽舟埋于水矣

寶宇記宕渠披衣山上有雲山寺寺中有池去果州嘉陵江三十里江水或淺其池亦淺或漲其池亦漲號曰天生池

圖經媯水入東海鰲降二女于瀉汭豈其是乎江裏有上中下三慄言舜二女降時瀉地高險迴曲使者至險輒慄然三嘆故曰三慄

聞見後錄東坡先生傳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曰三江之解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蟠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匯于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同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有三泔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泔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貢之叙漢水也曰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夫漢旣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于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叙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已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得自別爲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

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安別滎之爲濟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瀦三江入于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漢爲北江孔安國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于海疎矣蓋安國未嘗南游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人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泔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一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世謂先正論三江以味別自孔子刪定書以來學者不知也然予讀唐史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於濟漯今濟于漯斷不相屬何故而言敬宗曰夏禹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濟而入河水自此泂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泂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

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敬宗先言之矣東坡先生不表見之者嫌其姓名汙簡冊耳

夢溪筆談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漾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泰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漶灌三江而漙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遠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漙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 唐李翱爲東南錄云自淮泓流至于高郵乃沂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桂海巖洞志水月洞在宜山之麓其半枕江天然剗刻江別派流貫洞中踞石弄水如坐捲篷大橋下
龍隱洞龍隱巖皆在七星山脚沒江水中泛舟至石壁下有大洞門高可百丈鼓櫂而入仰觀洞頂有龍跡天矯若印泥然其長竟洞舟行僅一箭許別有洞門可出巖在洞側

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爲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揚州城中唐李紳與李頎有詩云鸕鷀山頭片雲晴揚州城裏見潮生以爲自大曆後潮汐始不復通今瓜洲旣與揚子橋相連自揚子距江尙三十餘里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也

通志備遺水經云鸕鷀洲對岸有炭步柳子厚鐵爐步志云江之濬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步與浦同義
荆江自湖口而上有沸沙船行或屹然而止其下卽沙水沸湧舟子無以施其力俄頃卽至湮溺爲蘆簞五七番置油米其上船乃得行

游宦紀聞中泉冷揚子江心水號中冷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水甚艱士大夫慕名求以淪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以給游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鎮江口日嘗取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冷別湧一小峯今高數丈每歲加

長鶴樓其上峯下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矣

林水錄崑浦西通山陰浦而達于江江廣一百丈狹處二百步高山帶江重蔭被水江閩漁商川交樵隱故桂棹蘭棧望景爭塗

病榻手吹蜀之三江外水岷江中水涪江內水沱江也

夷道縣爲二江之會北有湖里淵淵上

橘柚蔽野桑麻闔日西望狼山諸嶺重峯疊秀青翠相臨時有丹霞白雲遊曳其上城東北有望堂地特峻下臨清江遊矚之名處也

江曲悉是桐梓森聳可愛民居號爲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

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汎濫滿焉

江寧府志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小長干在瓦官寺之南巷西頭出大江梁初起長干寺按是時瓦官寺在淮水南城外不與長干隔而今賽工橋西卽是江水流處其後洲渚漸生江去長干遠而楊吳築城圍淮水于內瓦官遂在城中城之外別開今濠而長干隔遠不相屬矣

鎮江府志心經石宋吳琚書爲江潮及風日剝損僧移置松寥閣

丹徒志類集江水至金山分爲三泠中朝故事李德裕使取金山中泠水水記揚子江南泠水第一
蔡祐竹牕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灩劉伯芻水晶以中泠爲第一陸羽茶經以爲第二東坡詩中泠
南旁石盤陀蔡肇詩中泠之西古石排

臨江府志臨郡昔有讖云金鳳洲連丞相出烏龜石轉狀元生金鳳洲在郡東岸袁贛二水會於郡
前後贛水大漲洲遂中斷故袁水繞郡而贛江之水自洲外瀉而入大江矣 周公者新淦人其
像乃肉身瀕江舊有廟後圯家人移入舍祀焉相傳周爲水神大著靈應有爬沙狗涌泉水邇大江
岸高三四丈土多民居近十五年岸崩及民居爲一深潭潭上下水甚駛潭中有一物狀如黑狗第
脚稍長或曰卽爬沙狗也每至炎暑時始從潭中出曝或曰常時出曝不待炎暑也今潭稍平此物
無復見矣

江部外編

搜神記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

拾遺記王卽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

窈窕絕古無倫昭王知其神異處于崇霞之臺設飲食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元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游于江漢或在伊洛之濱遍行天下乍近乍遠也

說苑莊周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

湘中記漢武帝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欲渡江漁人云船小豈能勝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于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驚于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橈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見人牛俱入江

異苑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女忽然失怪出外毆擊人乃自云己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咒療春謂欺惑百姓刻期須得妖魅翌日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卽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于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龜從江中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龜自分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遂慟哭云失其姻好於是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龜是其對所

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皆殺之

搜神記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燔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所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吉耶而先趨附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艱澀不時得過故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我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驟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策既殺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瘡方瘥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吳猛潁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家分寧性至孝遇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祕法神符道術大行嘗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觀者駭異

三吳記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鄰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問

其家族云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素因持資財以爲聘遂成婚媾已而經年其女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絹囊大如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剖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素亦未悟江郎曰吾所不幸故產此異物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著衣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見之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聞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罵尋聞有物偃踣聲震于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魚長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刺素砍斷之投江中女後別嫁 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舟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 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港有巨魚重萬斤三日而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獨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爲湖

九江記顧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釣魚江中嘗夏夜于草堂臨月未臥忽有一人鬚髮皓然自稱爲翁有如漁父直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語良久謂保宗曰陸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適何至今何往答曰來自江州復歸江夏言訖又哭保宗曰翁非異人乎答曰我實非人以君閒退故來相話保宗曰野人漁釣用釋勞生何閒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亂閒退何詞保宗曰今世清平亂當何有答曰君不見桓元之志也保宗固問若是有兵可言歲否翁曰今不是隆安五年也保宗曰是又屈指復哭謂保宗曰後年易號復一歲桓元盜國盜國未久爲卯金所敗保宗曰卯金爲誰答曰君後當識耳言罷復謂保宗曰翁遠至無所食答曰請君常食保宗因命筆記之翁食訖謂保宗曰今夕奉使須向前江來日平旦幸顧觀之又曰百里之中獨我偏異故驗災祥我等是也保宗曰未審此言何以驗之答曰兵甲之兆耳言訖乃出保宗送之于戶乃訣去及曉保宗遂臨江觀之聞水風漸急魚皆出浪極目不知其數觀者相傳首尾百餘里其中有大白魚長百餘丈驤首四望移時乃沒其歲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保宗大異之後二歲改隆安七年爲元興元年二年十一月壬午桓元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將軍劉裕起義兵滅桓元復晉安帝